# 基于区块链的网络舆情监管机制研究

郑佳悦 王 亮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北京 102600）

**摘 要：**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应用普及不仅提高了人们日常获取信息的速度，拓宽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提升了网络舆情的传播速度，对舆情的监管和治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本文以区块链为技术背景，意在通过区块链的特有性质，与舆情监管和治理工作相结合，希望为网络舆情监管与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办法。

**关键词：**区块链；互联网技术；网络舆情；舆情监管；融媒体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2）06-010-04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2.06.002
**本文著录格式：**郑佳悦，王亮 . 基于区块链的网络舆情监管机制研究 [J]. 中国传媒科技，2022（06）：10-13.

## 导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人们在接收与发布信息的同时，舆情信息也随着人们的使用而产生。在互联网技术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新技术和复杂的网络环境也为监管与治理带来了新的压力与挑战。融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内容扩散速度更快，影响也更广，事关重大的社会事件，如不及时加以正确引导可能会带来许多不良社会影响。区块链技术为网络舆情的监管与治理开辟了新的路径，在区块链众多特征中，不可篡改、智能合约、可溯源等特征都可以为舆情的监测、识别等提供有效帮助，高效解决区块链舆情监管和治理问题。

## 1. 我国网络舆情传播现状

2021 年 3 月，服装品牌 H&M 发布的一则关于“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涉及新疆棉事件的还有许多平日可见的大众品牌，如耐克、阿迪达斯等，“新疆棉”词条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这个是由名为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 BCI）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取消了对新疆棉花的认证而引发的。事件发生后，曾与 H&M 品牌合作的艺人也相继解约，商务部、外交部相继发言，“新疆棉花事件”被推向热度顶峰。社交平台相继掀起“抵制 H&M 商品”“支持新疆棉花”的热潮，截至 2021 年 3 月 25 日 13 时，微博“我支持新疆棉花”话题阅读次数达 14.4 亿，讨论次数 591.6 万，舆情走势在 25 日 10 时达到第二次波峰。

对于此事件，网络上呈现出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该事件激发了部分网友的爱国热情，全力支持国产品牌，发表了促进国货品牌建设的想法；另一方面，经过事件的发酵，部分网友全力抵抗抵制新疆棉花的服装品牌，甚至有人发布了“火烧耐克鞋”的视频，尽管被证实为谣言，但仍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更有甚者攻击购买涉事品牌服饰的网友、辱骂涉事品牌店员工等，网友受舆情的影响做出这些不理智的行为，不仅影响他人工作和生活，也为对方带来了困扰。

### 1.1 网络舆情的定义

通过查阅文献可知，目前可查阅资料中对网络舆情仍没有公认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网络舆情是指发生在互联网平台内，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公众对某一特定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社会主体所持有的情绪、态度的一种集中表达。[1] 也有学者认为，网络舆论是社会舆情在网络上的特殊反映，是群众对国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和社会各界热点难点问题的集中反映。综上可知，网络舆情是指在网络环境下，公众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或意见；网络舆情也是民意的一部分，是公众传达观点的方式。

网络舆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网络舆情具有自由性，人们在网络上交流时会产生“去抑制性效应”，不同于人们日常面对面的沟通方式，沟通者在网络上能够更加真实坦率地表达自我观点，因此网络舆情能够相对客观地反映群众的想法。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因在网络上沟通而相对缺乏自我管控意识，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第二，网络舆情具有突发性，借助于网络渠道，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度可能会呈爆发式增长，例如微博热搜榜，人们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发表个人看法，传播速度极快，难以把控，难以预测；第三，网络舆情具有流动性，舆情同其他网络平台传播内容一样，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约束，人们能够在不同的内容下进行评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联盟区块链的自媒体侵权监管和版权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BXW037）。

和转发，使事件快速传播，且目前在社交平台上发表的舆论内容同样可交互，网民和官方号能够在评论区相互交流不同的观点；第四，网络舆论有海量内容，这也是难以进行人工监管的原因之一，人工监管的成本和时间效益不成比例；第五，网络舆情可能与真实事件存在偏差，社会事件经过人们的传播与网络舆情发酵，网络舆情缺乏理论内容支撑从而脱离事件本身，产生偏差；第六，舆情形式复杂多样，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与革新，网络舆情的传播主体和传播载体变得多元，从原本的文字变为图片、视频等，增加了监管难度。[2]

### 1.2 网络舆情的产生与传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舆论载体也由传统媒体转为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存在的新媒体平台为主，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4296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大量网民的加入和互联网普及率的增长为网络舆情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舆情的传播环境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一些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和媒体平台，一些传统媒体也在保障自身运营的基础上开拓了新媒体业务模式，用户黏性逐渐增强。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人们形成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而碎片化阅读习惯使得网民们相比于事情的真相，更优先于其精神方面的理解，导致事件内容传播失去真实性和可靠性。由于入网并没有门槛限制，网民的文化程度与素质修养存在一定的参差，部分网民对于接收到的信息内容无法进行相对客观地评价和理性的筛选，更倾向于站在主观角度对事件进行点评，再将个人的观点进行发布与转发，从而形成与真实事件存在偏差的不实信息内容传播。[3]

此外，一些新媒体和自媒体等非官方媒体为了争取内容发布的先机，以此收获头条阅读流量，忽视了事件内容的真实性，导致一些不实内容发布。而官方账号需要层层审批才能发布真实事件内容，因此产生了滞后性，因此对个人号和非官方号的新闻信息等内容发布监管也是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一环。

### 1.3 目前我国监管网络舆情的主要形式

根据调研，目前我国政府在网络舆情监管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首先，积极响应，在网络舆情出现后，政府等相关部门积极应对舆情消息，及时发布相关事件的官方说明或公告等，及时向网民发布事件真实信息，阻断人们对不实消息的信任与传播；第二，及时发布权威消息，政府根据事件情况通过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发布权威内容，动态推动事件发展，减少负面舆情内容扩散；第三，加强日常舆情管理，开发舆情监测系统，成立舆情监管相关工作组，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减少负面舆情带来的危害。[4]

## 2. 我国网络舆情监管难点

### 2.1 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快，监管环境复杂

舆情传播速度快，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人们提供了快速获取信息的便利方式，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此外，网络的匿名保护技术会使用户在使用网络平台进行沟通过程中产生“去抑制性效应”，摆脱了在现实世界中不得不面对面交流的枷锁，网络环境中对身份和其他隐私的保护和虚拟的环境给了人们释放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的空间，人们在网络上的沟通会变得更加坦诚。但是，虚拟环境中的沟通使人们变得更加轻松的同时，在一些言论表达上也倾向于主观表达而不是客观事实，缺少对事实证据的考证和自我监督，给舆情监管带来了难度。网络上一些为了盈利的营销号和其他非官方账号等为了获取流量，上传一些虚假的、未经证实的信息内容，或者发表一些攻击性言论，误导公众，引发网暴等，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营销号和个人号行业准入门槛低，网络上网民的文化程度和个人素质修养并无限制，相比营销号和个人号等盈利账号而言更难达到统一标准，难以监管。

### 2.2 网络舆情产生难以溯源，影响大

当前我国社会消费结构和利益关系不断变化，人们生活节奏变快，工作压力也随之变大。产生的一些消极的、负面的、非理性的情绪，肆意在网络上进行宣泄，这些言论不断地冲击着网络舆情环境。网络技术的普及，让人们开始依赖互联网获取信息，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成为人们接收实时信息和宣泄情绪的重要渠道。但是网络上发布信息内容的自由性也让部分有不良想法的网民利用这个漏洞，以此煽动群众，散布谣言等，而部分网民在使用社交平台时很容易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从而被谣言鼓动，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5] 目前舆情传播速度之快，环境之复杂导致难以追溯舆情产生的根源，舆情一旦发生，很难及时发现传播起始账户。

### 2.3 网民追随意见领袖，难辨是非

得益于互联网环境，人们获取信息快，相对的，舆情发酵速度也很快。信息在互联网传播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网友，他们具备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社交平台表达能力，成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弥补了其他不同年龄和认知水平网民的认知鸿沟，他们的存在也会引发“沉默的螺旋”，人们在发现符合个人观点的内容被赞同或认可时会积极地加入，相反则不然，如此循环形成“沉默的螺旋”，再加上网络传播速度之快，很难寻找最先

发表负面舆论的人，其他网民通过意见领袖发表的内容获取信息，形成依赖、模仿等现象，由此可见，意见领袖的存在对舆情的发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网民的构成更加丰富，不仅是年轻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也加入到网民的队伍中来，但是对于信息准确性判断方面，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内容由于需要层层把关所以有滞后的可能，一些唯利是图的营销号和非官方个人账号可能会提前发布未证实的信息或捏造的内容，利用标题党等形式吸引用户点击阅读。用户在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无法对事件的真实性进行判断，尤其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在经过主观思维判断过后可能会传播给其他人，导致不实的网络舆论传播。

## 3. 区块链技术在网络舆情监管与治理中的难点突破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型技术手段，主要具备以下几点特征，即去中心化、开放性、匿名性、不可篡改、独立性等。区块链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了新的转折点，也为互联网舆情的监管和治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 3.1 区块链技术网络舆情监管优势

区块链作为新型技术应用于网络舆情监管其最显著的优势就是不可篡改，区块链提供的去中心化形式可以帮助随时调查不同账户的发布内容记录，且内容无法被篡改，避免了人为的删减与修改，也就保证了信息的真实可靠，杜绝了曾经发布不良言论意图篡改曾经发布的信息内容而躲避惩罚的行为。在区块链中，可以将信息溯源、信息内容评估和多节点内容验证三方面相结合，形成可靠的监管机制。区块链还可以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结合，高效划分信息类别，形成关键词和相似内容筛查机制，全方位进行舆情溯源和舆情分析，提高分类和识别效率，降低成本。

### 3.2 区块链技术在网络舆情监管治理中的应用

#### 3.2.1 区块链舆情监测

舆情监测一般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进行抓取、分类、识别智能处理等一系列工作。通过对舆情的监测可以将海量信息按照不同的信息类别进行分类，达到信息追踪的目的。区块链自身具备的去中心化性质可以很好地达成舆情监测的目的。传统的舆情监测在对信息进行追踪、处理过后，会产生图表报告等分析结果，为政府全面了解社会、群众的思维动向，引导社会正确舆论导向，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和分析依据。人工进行舆情监测还会遇到很多问题，如舆情收集不全面、舆情发现不及时、舆情分析不准确、信息利用不便利等。因此舆情监测目前的需求可以分为以下四点：信息全面、实时监管、精准分析、信息的便捷使用。区块链的分布式去中心化结构可以实现信息的全方位收集，存储到区块链中的信息内容不可篡改，保障了信息数据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区块链还可以发挥自身在金融行业的优势，关注链上的交易信息，以此作为监测内容。[6]

#### 3.2.2 区块链舆情风险预警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可以帮助预测舆情风险，突破管理瓶颈，尽管传统舆情管理方式能够应对部分风险和可以预测的威胁，然而网络环境充满着不确定性，舆情管控主体难以针对舆情逐条管控，成本过高，难度过大，具有不确定性和较高风险。舆情风险管理的目的是及时发现潜在舆情风险，选择应对舆情风险的方式，尽量将舆情风险降低至可控或可接受的范围内。[8] 基于区块链的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构成要素主要包含技术能力、信息治理感知和用户个人。在技术能力层面，社交网络舆情风险管理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形成新的舆情传播媒介，为用户生产、消费、传递与分解舆情信息提供支持。[7] 此外，区块链技术还能够为舆情监管主体提供智能合约与共识机制，信息可溯源、不可篡改，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在信息具备信任机制的条件下进行传播和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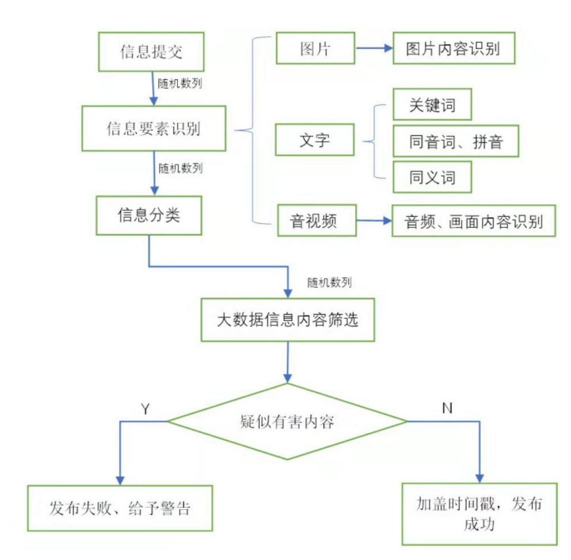



图 1 区块链技术舆情信息发布拦截流程图

图 1 为舆情信息发布前的拦截流程图，以信息提交为起点，为信息增加智能识别和筛选系统，包括图片和音视频内容的识别，对文字的同音、拼音、同义词等细节进行识别，防止之前在社交网络出现的倒置图片、拼音或视频无法被系统识别等问题。利用区块链技术在内容发布的每一个环节添加随机数列，并在内容发布之前加盖时间戳，以便后续舆情调查能够溯源。此流程也可部分用作舆情的风险预警和处理机制，在对信息进行识别和分类、筛选后，将信息内容进行分级，并针对不同

的信息内容制定个性化的应对方案和应对机制，为每个环节添加随机数列使其可溯源且无法篡改，以此应对舆情内容引发的不良社会影响，缩短反应机制处理流程，高效应对舆情事件。

### 3.3 区块链技术较传统监管治理方式的突破

#### 3.3.1 增强舆情监管与预警机制的精准度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和开放性原则，可以在信息发布前为其加盖时间戳，在信息的传播全过程的每一阶段都留下印记，方便溯源和问题查找，能够避免非官方的人为舆情操控现象。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舆情监管主体能够实时追踪舆情传播对象，全面把握舆情传播轨迹和传播方式，通过舆情传播路径和传播内容了解民情和民意，通过舆情发生地区、产生时间、产生影响程度等因素更好地了解舆情变化和传播规律，从中获取经验，为后续的舆情预警和应急备案做好准备。借助区块链技术，舆情监管主体能够对舆情的产生与舆情变化动态捕捉得更加精准，更加迅速，能够及时挽回信息偏差，纠正事件信息的准确性。

#### 3.3.2 提高社会网络舆情引导成效

互联网环境瞬息万变，人们的网络应用场景也更加多元，舆论引导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因此，为了防止舆论的快速传播导致的不良社会影响，舆论引导工作变得尤为重要，借助区块链技术，可以将舆论从产生到发布再到传播的全部过程进行追踪，快速高效地寻找舆论最初的发布者，调查其经历和背景，了解舆情发布原因。针对不同的人员，根据其背景调查信息采取不同的手段进行舆情引导。还要根据不同平台的受众结构，针对不同的舆情引导对象，通过用户标签对其进行定制化、智能化的引导方案制定，强化主流思想的感染力，为舆论引导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 3.3.3 提升舆情处理机制的效率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使用的普及使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速度呈现几何级增长。区块链技术分布式信息、不可篡改、可溯源等特点能够帮助舆情监管主体清晰详细地记录舆情出现和传播的各个节点和具体内容，极大程度节省了传统舆情监管的处理周期，能够高效精准地寻找信息源，利用区块链分布式特征进行点对点的沟通，更快地解决网络舆情带来的问题，提高舆情问题处理效率，减少舆情在网络环境不断发酵带来的危害。

## 结语

舆情监管和治理目前仍处在发展阶段，网络舆情也是民意的一种表现方式，因此对网络舆情，更多的处理办法还是引导，为了尽快有效减少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关部门还需适当结合新型技术，提升舆情监管效率，做到及时高效地应对不同的网络舆情。在未来舆情监管方面，区块链技术应更加注重舆情内容的精准判断，对相似词、同义词、同音词替换识别问题等薄弱环节进行解决。区块链将凭借其分布式、不可篡改等优势，为后续舆情监管事业奠定坚实基础，提高网络舆情分辨的精准度，突破传统舆情监管的难点，对网络舆情实行及时而有效的管控措施，为网络提供健康发展空间。媒

## 参考文献

[1] 朱富金，王筱 . 区块链技术在网络舆情领域的应用 [J]. 青年记者，2021（4）：81-82.

[2] 陈旭 . 基于知识图谱的网络舆情管理方法探索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263-264.

[3] 董媛媛，赵广宇 . 后真相时代区块链重塑新闻真实的路径 [J]. 当代传播，2020（5）：68-70+81.

[4] 李晓星 . 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J]. 新闻传播，2021（17）：115-116.

[5] 王力尘，辛双，李旸 . 网络舆情领域的意识形态跟踪管理研究 [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8-10.

[6] 曾晶，刘大畅，孙石峰 . 分布式协作场景下区块链舆情监测与实时预警机制设计 [J]. 智慧中国，2021（1）：74-76.

[7] 周汉杰，王刚 .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交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掣肘与纾解 [J]. 情报科学，2021（12）：118-125.

[8] 郭苏琳，黄微，李吉 . 区块链技术在网络舆情风险管理体系的应用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2020（9）：19-26.

**作者简介：**郑佳悦（1997-），女，北京，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版权；王亮（1978-），男，吉林长春，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版权管理、跨媒体出版、移动互联网应用。

（责任编辑：李净）